

# 九旬常青树 桃李竞芬芳

## ——悼杨弃疾先生

○甄润己（1963 无线电）



杨弃疾教授与夫人周方女士

从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69辑获悉杨弃疾先生辞世的消息，令我陷入连日沉思、怀念和惋惜之中。

我是1957年入学原无线电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的学生，后来我渐渐知道，无线电物理乃属一个宽泛的范畴，及到入学之后方才明确专业就是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的天线、微波技术专业，因而归于杨先生旗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学制虽长达六年，但课程工理兼容，加以政治运动频仍，于是六年很快一晃而过，到了1963年正式毕业出科而走向社会的四面八方。

如以杨先生声名而想象其为人、授业风格特点可能出入反差很大，甚至受业弟子有时也颇感意外。我毕业设计责任导师正好就是杨先生，这倒不是我有特别优秀之处，而恰恰属“中不流子”那一类。

大体能出彩的优秀生他固然报以厚望而收于门下；一般优等“种子”生也多归于教教研组内有分量的导师认领。其余“中不流子”别人不感兴趣，杨老师一概全收，甚至个别基础极差的学生，杨先生更是责无旁贷，并以“小灶”照应而因人施教。

看着前届师兄、师姐出入实验室进入毕业设计阶段，我等小学弟颇感神秘莫测。及至轮到这些毛头学弟总不免忐忑不安：我能行吗？先生在这种气氛下给我们叙述了一位上届学姐成长故事：学姐基础差，体质也跟不上，毕业时无论理论表述还是设计操作都十分吃力。以至快到毕业答辩时尚无结果……天哪！如何是好？针对这位同学具体情况，为社会提供达标产品，为本人事业负责，先生从实际出发，不拘一格提出一项明确要求：限她三天之内独立完成实验室内现有无线模型的方向图测试，只需测出一幅方向图曲线就算达标通过！这在一般同学看来，一届堂堂清华毕业生，也太容易了！然而先生自有他的理由。他事后亲口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高层的创造发明我们鼓励，但条件和机遇不是每人都能被眷顾；可该你会的一定要会，而且做得很好……否则人家会笑话，也自然辱没个人和母校的名声。”那位学姐对先生这样简单、具体可行的要求竟然急得要哭……三天限期一晃

## □ 怀念师友

而过，虽未按时交卷，但一个星期后毕竟完成了任务而通过毕业答辩。

这位学姐被分配到南方工作，后来专门给杨先生来信表示，这种侧重实际、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学思想使她终生受益。为此杨先生特别高兴，我们这些学弟也自然信心倍增，都顺利完成了毕业设计答辩，继而走向工作岗位。

起初我被分配到科学院电子所工作，后又转入航天部从事航天测控及卫星应用领域总体部门工作，并有幸长期在陈芳允、张履谦院士这些清华学长麾下工作。他们看中的是整体系统的先进性、可靠性，而不拘泥个别局部设备的技术性能。因此，我将熟悉的一般天线、微波知识及设计手段在应急条件下灵活运用，解决不少所谓“短、平、快”及“冷门”疑难问题，因而得以好评。

旧时京城高等学府不过几家而已，流传一则不雅的顺口溜：阔燕京、穷师大；吊儿郎当属北大，干净朴素是清华。其中，前者多富家子弟，而师大学生官费，吃、住全包；北大师生不重边幅修饰，重在学术思想自由活跃、特立独行，相比之下，清华师生多一袭长衫罩身，干净朴素外表蕴涵着内在的本分、求实而自强不息的精神。所有这些兴学特色无不渗透遗传至今。杨先生的治学、施教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体现：好高骛远非不可取，但众多弟子脚踏实地、俯身实干，当好“战士”，做好助手与战绩卓著的“老师”、老总们不是相得益彰吗？

杨先生以九十高寿毕竟去了，或许是生前厚德载物的回报。可惜、可叹！

先生与我工作之余偶有私下接触，其

实他又是一位多种爱好的师长。“文革”中虽未受肉体冲击，但作为老党员，也如其他名人一样受到不公正待遇。对此他一笑了之，曾对我带有调侃意味地说：“如你我即使想整人，也没那本事。迟群那号人能不断更新口号、出‘理论’，致使清华园内一拨拨、一批批人过关挨整……那还真是‘本事’！”

度尽劫波终成往事。九十常青树，桃李竞芬芳。

缅怀先生当时讲授电磁场课程情景，我拟就一副对联以寄哀思：

上联：标题积，矢量积，混合积，积积入耳

下联：论散度，蹈旋度，爬梯度，度度有度

横联：波行天下

不知先生是否认可？“信、达、雅”三字不妄求，也如那位师姐一样，但求“通过”如何？

2014年4月30日

（上接第191页）

▲李荻生长学（1965工化），因病于2014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6岁。李学长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，1972年10月调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；1981年4月调任北京轻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；1985年4月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大学处处长；1989年3月任海淀区委副书记，1993年2月任区委书记；1998年1月任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，2003年1月退休。李学长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中共北京市第七次、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，北京市第十届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